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伐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
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
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安國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
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强逼元
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
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謝湜曰盧歸而國復國復而葬靈於此安焉故書葬

公如晉至河乃復

謝湜曰晉人辭之乃復

吴滅州來

謝湜曰州來附庸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安國曰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能祭而禮不成矣夫宗廟之祭盡誠敬而已以聞臣佐之喪而不能成豈禮也哉且籥已入矣至于不得已而去樂卒事皆由告故也故書以示譏也

謝湜曰籥入叔弓卒君祭在廟羽籥既陳以叔弓喪入告也去樂卒事君聞喪祭不得以樂終也宗廟之祭惟誠然後能盡其敬惟敬然後能盡其禮聞卿佐之喪則哀戚貳其心而禮不得成矣武宮不得已而去樂卒事者以叔弓喪入告故也古者祭不告喪祭而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茍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謝湜曰朝吳蔡大夫公子之比入公子棄疾之亂皆朝吳為之主亂國之臣難安其上故朝吳不保其位出奔

胡安國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

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
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
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聽明卒使吳
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
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
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茍
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

矣而楚恃其詐偽復誘以殺人之君者二焉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及此是也甚乎天下無王楚之不道也

謝湜曰誘蔡侯般殺之楚靈之狄行也誘戎蠻子殺之楚平之狄行也楚平殺蠻子不名者以詐相誘相殺楚俗之常也外域以詐殺外域不名著其常也以其為行彼此一也然則虔名所以著其惡於前棄疾不名所以著其常於後著其惡以明在所絶著其常

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强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郳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
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程頤語録或問趙盾弑其君夷皋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曰皆從傳說

謝湜曰許悼公瘧世子止以進藥之誤悼公飲藥而
卒春秋原情定罪遂以弑惡加之者以悼公之死由
世子止所致故也臣之事君子之事父其心所宜敬

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謝湜曰鄸會所治邑自鄸出奔宋者恃鄸共力背國出奔也

胡安國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

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謝湜曰兄弟人之至親也君之兄為盜所殺則靈公遇親之不厚察姦之不嚴可知也

胡安國曰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

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
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
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
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
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
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
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
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謝湜曰齊高發伐莒莒未服故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謝湜曰書自宋南里出奔楚罪宋不能討賊也三卿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謝湜曰鞅叔弓子

王室亂

謝湜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儲立嫡所以正太子之位也太子之位正則嫡庶之分明而爭亂之源塞矣古者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道素明也王子猛王之嫡子也王子朝王之庶子也猛以嫡當繼而王不正其位朝以庶怙寵而王不制其失以至儲宮不定

而姦臣異心故景王之葬方畢而王室爭立之亂作
矣劉單以公義輔正而尊猛尹氏以私心黨庶而尊
朝內外出入戰鬬五年而後定春秋書王室亂以明
亂自景王為之也
胡安國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
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廸惟有夏乃有
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
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

為庭户四裔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内治遠者先自近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
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
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
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
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
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
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婼至自晉

胡安國曰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婼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强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强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强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覲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婼至自晉特以姓氏書

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祀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安國曰内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

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其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

棘

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謝湜曰鄆魯邑齊侯取鄆以為公所而居之也齊侯以鄆居公而謂之取者以魯地皆非公有故也孫書公以明昭公未絶于魯也明其未絶于魯所以罪意如之逆也鄆書取以明昭公已絶于魯也明其已絶于魯所以罪公之失國也

胡安國曰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

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

一邑而至於圍之則昭公不得人心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謝湜曰大臣不能誅子朝清王室以逆天王使天王犯難以入書入于成周罪王臣討賊之緩也周國統曰成周書成周以明天王復國也方敬王之返也子朝猶據國在内故復國以入言之左氏謂召伯盈先逐子朝而後王入成周誤矣襄王書出敬王書入皆春秋變文以示義者也

胡安國曰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

故奔楚然後書二伯

胡安國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嚮而群小不從故伯

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尹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徑世之慮深矣

呂祖謙曰吳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

弑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故公子光得以弑之安得不致簒弑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專在公子光實吳王之罪

楚殺其大夫郤宛

謝湜曰左氏謂費無極譖而害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晋獲陷阱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程氏學曰公在乾侯存君也君失其所在於乾侯而不得歸故因其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

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程氏學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者春秋之世强凌弱衆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

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為之時不為及季氏既服費復强之後反驅市人以戰且林矣國待他威勢再强方且委靡不以為意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為季氏所陵而身死於外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五